



马九峰

# 大河湾

东篱把酒黄昏后，  
有暗香盈袖。

云苓 摄



## 随笔

### 酸枣熟了

王运师

酸枣是酸枣树结的果实，是一种木本植物。我们当地把酸枣树叫枣刺，因为它浑身长刺、果实像枣、又是灌木，民间叫它枣刺。酸枣树有两种，一种小酸枣树，一种是大酸枣树。大酸枣树有的地方把它叫作芽枣树，果实比酸枣个儿大肉厚，树冠似枣树，是酸枣树生长八九十年后形成的。它的果实颜色和小酸枣一样，有深红、黄红、大红三种，味道有甘甜和酸甜两种。酸枣树多数生长在山上、丘陵地带的崖上、地头、路两旁和沟崖上。

过去由于物资匮乏，孩子们对酸枣独有宠爱，儿时的我常常和三三两两的小伙伴们上山、下沟去摘酸枣。到了地里只要遇见酸枣、只要没人管，我们就上树去摘，摘满口袋下来分给弟兄们，手上腿上扎满枣刺痛得鲜血直流，用土一按就回家了。

过去家里人都参加集体劳动没时间割酸枣树做柴火，我每年暑假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割酸枣树。早上起来扛上三米多长的一条扁担，拿上两条七八尺长的皮绳，提上六七尺长的钩镰，从山上割到山下、从崖上割到崖下，凡是我能跑到地方、能割到的枣刺我都会割掉，每天早上割一担、下午割一担，一担约有七八十斤，路程近者三四里、远者六七里。暑假期间我割的枣刺在家里东墙边堆了一大摞，高约有四五米。寒假期间，我又扛上擗头去刨枣刺根，回来时我把枣刺根对根、杆对杆，用绳从中间一捆，用擗把向枣刺中间一插、背到肩上就扛回来了。

六七十年代，农业社发展多种经营，发现小枣接大枣能创收，就让有技术的社员把村里的沟沟岭岭、荒山

荒坡、崖上崖下的酸枣树架接成枣树，一座荒山秃岭逐渐变成了花果山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，农民们开始在承包的土地上栽种国槐，农民做饭都用电和煤，休闲多年的酸枣树如雨后春笋般漫山遍野茁壮地生长起来了。

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入，人们的认识不断地提高，开始用酸枣做各种饮料，帮助人们消食开胃；用酸枣仁做成药品，用于安神活血帮助睡眠，酸枣的价值得到充分利用。收购酸枣的走街串户络绎不绝，收购价格成倍上涨，由过去的几毛钱一斤涨到五六元一斤，今年又涨到十几元一斤。

因为酸枣树是野生的，谁采摘就是谁的，采摘的人都很兴奋。于是全家出动、全员上岗、早出晚归、争分夺秒，时间就是金钱。参与者：有男的、有女的、有老的、有少的，有七八十岁的老人、有四五岁的小孩；有本村的、有附近的，还有百十里外赶来的；有用棍子敲打的、用手往口袋捡的，有开着三轮车用镰刀将酸枣树枝砍掉装到车厢里，用木棍一敲酸枣就落到车厢里了，酸枣枝往地里一扔了事，这种行为虽然不文明、但既快又省力。一家少则卖几百元，多则有卖几千元，一个季度下来有的人能卖到一两万元，群众高兴地说：“拾的麦麦饼子——干赚。”

如何把零散的酸枣树管理好，发挥更大效益。首先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，有组织地做到统一管控，分户管理，责任到人，留存适当，精心修剪，这样酸枣树就会长成像枣树那样大，到那时收入更可观。实践证明，农村蕴藏着丰富的资源，只要你敢想、敢干、敢创新，就会收到丰硕的成果，就会有奇迹发生！

## 散文

# 像爱孩子一样爱父母

莉菲

金秋九月，又是一年重阳到，登高望远沐秋风，且看人间亲情重。

如果生命是棵树，父母就是我们的根。

一

若是每个人在我心中都有一张肖像名片，那么无关岁月，名片中的父母一直都是神采奕奕、朴实无华的形象。

放假带父母去旅游，景区门口的工作人员问我：“老人多大年纪？”

我疑惑回头，身后只有父母，并没有看到老人。

对方又重复一遍：“你家老人多大年纪？满六十就不用买门票啦。”

我顿悟，原来她口中的老人是我父母。我腹诽对方一定是看错了，怎能用“老人”来指代我精力充沛、稳重如山的父亲和精神抖擞、勤劳能干的母亲呢？

顺着对方的目光，我又看向父母，受脑海中固定印象的影响，我常常忘记父母都已年过六十，眼前因旅途劳顿而脊背微弯、面有疲色的父母和记忆中的他们仿佛有了重影，始终对不上号。

恍惚间惊觉，原来父母已经到了可以免门票的岁数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父亲饭量变小，精力不如从前，也搬不得重物了。母亲曾是我们认识新鲜事物的领路人，家里新买了电器，总是她研究好说明书，教我们如何使用，可现在她对新产品不再好奇，隐隐还有些排斥。

尽管打心底里总不愿将“老”这个词和父母连在一起，可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在提醒我，父母老了。可不，身为儿女的我们都已人到中年，不经意间其实我们早就接过了扶老携幼的接力棒。

二

从前我们依靠他们，如今我们成为他们的依靠。

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伺候在父母身边，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；远走高飞有所成就，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。”

为人父母者，总会把爱和希

望一股脑地倾注在孩子身上，喜忧全由孩子成长决定。幼儿时，盼着孩子吃嘛嘛香，身体倍棒；少年时，盼着孩子勤奋刻苦，成绩优异；成年后，盼着孩子工作体面，家庭美满。

如果以上几点你都做到了，那么恭喜你，做好自己，让父母不因你而心情起伏、愁绪万千，孝顺一事你已实现了一半。

而今父母年岁渐高，原以为是“养口体”的照顾突然变得更让他们引以为豪。

陈阿姨退休后去上海照顾外婆，不小心骨折了。术后，陈阿姨回到运城继续休养，我跟着父母前去探望，想到阿姨这么大年纪还要在外地做骨科手术，经此一难，肯定身心受创，情绪郁闷。

安慰的话就在嘴边，可没想到阿姨吊着胳膊，红光满面。

之后半小时的时间里，我们完全没有听到阿姨诉苦，反而一直在“炫耀”。

“我女子（女儿）在上海工作那么忙，我过去没帮上忙还添了乱。疫情期间只让一个家属陪同，我们都说让她爸照顾我，没想到女子毫不犹豫给单位请了休假，说她爸年纪大了在家休息，她到医院伺候我。”

“我女子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伺候过人，我都没想过能给我照顾那么好。和主治医生反复核对每一个细节，对我的身体情况比我个人还清楚，我就只需躺那儿安心等手术，其他啥都不用操心！”

“我隔壁病床的大姐先做手术，我女子专门到人跟前问人家啥感觉，有啥不舒服的地方？大姐说手术室冷得很，做完手术盖着被子一晚上都没暖过来。可这罪，我没受。”阿姨得意地跟我们说“我做完手术果然感觉手术室像大姐说得那样很冷，没想到躺到床上被窝里暖融融的，一会就暖过来啦，你们猜咋回事？”

“我一进手术室，我女子怕我冷，就找护士要了几个空的输液瓶，洗得干干净净灌上热水，把被窝暖得热乎乎的，我这手术做得心里别提多舒坦了！”

果然，不管多大年纪，孩子永远是父母的幸福来源。在孝顺的女儿面前，骨折根本不值一提。

直到现在，我仍清楚记得陈

阿姨说起她女子细心照顾她时骄傲自豪到发光的笑脸，以及她父母的连声夸赞。

父母因为爱子女，常常会无意间“攀比”起来，年轻时比孩子多优秀，年老后比孩子多孝顺。

别让父母在这场被孝顺的“较量”中没有底气，只余羡慕。

三

之前听到歌唱家刘和刚在成名曲《父亲》里唱“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”时，总觉得用词不太准确，“疼爱”一般不都固定搭配孩子吗？形容父亲，用“敬爱”这个词应该更合适吧！

直到父母真的老了，我才发现“疼爱”一词用得恰如其分。

敬爱是些微的仰视和距离感，是风华正茂的父母在孩子心中高大伟岸的形象。

疼爱是发自内心的亲昵，是年华垂暮的父母对孩子贴心陪伴的依恋。

人都是往下亲的，疼爱子女是每个人的天性使然。人为什么会对孩子更有耐心？或许是因为我们见证了孩子从不会到会的成长，却要经历父母从会到不会的转变。我们习惯了孩子的不会、不懂事，也习惯了父母是情绪稳定的、任劳任怨的、令我们尊敬的“大人”，常会忽视渐渐失去健壮体魄和生活技能的他们，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。

他们开始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，用带点“任性”的发脾气方式获得你的关注；他们对很多东西不了解，要你解释很多遍；你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别在网上购买的东西，他们一边答应一边悄悄下单……

你一定感慨过为什么和父母越来越难以沟通？明明很爱父母，却总找不到正确的方式。

年龄像是一个循环，父母老了，变成了“小孩”。

想通这些，一切便迎刃而解了。遇事何必非要论个对错，能沟通就多沟通，有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由着他们，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那样，耐心地宠着、哄着吧。

我是女儿，也是母亲。这两个角色让我深深体会到，如果爱能用标准来衡量，父母对儿女的爱一定是最高级别。如何回馈这样浓烈的爱？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敬爱变成疼爱，像爱你的孩子一样去爱父母吧！

## 诗词苑

### 豆腐

李刘锁

一颗颗小小的身板  
历经风吹雨打  
日晒霜虐  
炼成黄金之身  
凝聚四季精华  
修成一豆

即使水淘千遍  
沸烫洗身  
浆水腐蚀  
磨子的无情肆虐  
也无所惧怕  
粉身碎骨  
也要把洁白的灵魂  
化作人间美味  
无怨 无悔

### 玉楼春 谷怀明志(外一首)

大石

七律 同学聚会

燕舞蝶飞惊报喜，  
夏暑秋寒正接耳。  
冷风明月一杯茶，  
酸辣苦甜吟旧事。  
鞭马信疆年少始，  
餐露宿霜皆壮士。  
谷怀明志瓣心香，  
岁华人生酬梦里。

学友相邀兴致潮，  
言欢语笑激情飙。  
风凉秋冷开怀饮，  
心暖胸宽放量呷。  
少岁同窗同桌读，  
青春一校一师陶。  
大江南北东西赴，  
祖国何方没凤骄？